

打黑拳的兄弟们

1

李向昂说，我想好了可以随时找他，两个星期内都行。我等于直接浪费了十三天的考虑时间。

敲了敲门，里面传出来一个女声：「请进。」我一愣，也没多想，推开门就走了进去。

办公室里没有其他人，只有一个女人在低着头玩手机。那个时候，有手机的人很少，属于典型的小资奢侈品。女人抬起了头，画着浓浓的烟熏妆，黯淡的颜色掩盖了眉目的清秀，有一种烟花易碎的堕落。那小巧精致的脸庞我似曾相识，那修长柔滑的粉颈我还未忘记。哦，一时间有些错愕，我又见到她了。

「哦，是你？」女人面无表情的看着我，但她的口气很明显还记得我的存在：「有事吗？」

「我找李老板。」我就杵在门口说道。

「他出去办事了。你先坐吧，我给他发个短信，也该回来了。」女人说着，拿着手机噼里啪啦的按了起来。我就坐在离她最远的一个沙发上，浑身不自在，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。摆了半天，还是发现并排放在膝盖上比较自然。随后就意识到

了，原来这是上小学时的标准坐姿。看来应试教育的毒瘤影响深远啊。

「抽烟吗？」女人发完了短信，从包里掏出了一盒烟递给我。

「呃，我不会抽烟，谢谢。」我慌忙摆手说道。

或许我的举动让女人觉得有些意外，她的嘴角轻轻上扬，露出了一个若有若无的微笑。接着又恢复了毫无表情的面孔，自己拿出一根香烟抽了起来。青烟袅袅，她抽烟的姿势比李向昂那厮好看多了。

「你的脸好了？看起来比之前小了一圈。」女人在烟灰缸上弹了一下，手指纤细，涂着晶莹的指甲油。

「呃，之前是被打的，左边脸全都肿了，早就好了。」我笑了一下说。真奇怪，那天晚上我的脸被打的跟个猪头似的，站在镜子前面我都快认不出自己了，没想到她竟然还能记得我是谁。

女人又抬头看了看我，说：「这样帅多了。」

「.....谢谢。」受到这样的表扬，我一时间有些慌乱。

女人好像看史前怪物一般的看着我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我被她的直视目光盯的手足无措，忙问道：「怎么了？」

「你竟然脸红了，真的假的？」女人看着我，一脸疑惑的问道。

我脸红了？该死！我立刻低下了头去不看她，装着在兜里找什么东西。可是翻来翻去，兜里什么都没有，就有一坨出门时候带的卫生纸。

「哪个高中的？」女人淡淡的问道。

「呃，大学生。」我的头埋的更低了。

「大学生？不像啊，你这看起来也太小点了吧，都上大学了？大一？」

我没有说话，点了点头。

「我说呢。我也认识几个大学生，快毕业了，都跟流氓似的。」女人又弹了弹烟灰，冷笑了一声说道。

我忽然间感觉到无比惭愧，不知道是因为自己，还是因为那几个快毕业的家伙。

「你叫什么名字？」

「欧阳乾。」我老老实实的说道，像是在回答小学老师的问题。

「欧阳，还复姓呢，少见。」女人的语气越来越轻松：「叫我阿果行了。」

阿果。这名字不错，挺好听的。我抬起头看她，她的面孔有了表情，不再是那种冷冰冰的爱答不理。我问她：「阿果，你是南方人吧？」

「嗯，贵州的，穷地方。」阿果掐灭了烟头说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她说话清脆，很好听，带着一点南方口音。

一根烟的功夫，我跟她已经熟识了起来，气氛也没有刚才那么尴尬了。两个人正在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，忽然一阵脚步声传来，门打开，穿着考究的李向昂走了进来，一身白色休闲装，英伦气息扑鼻。在他的身后，还跟着那个让我做了一晚上自卑梦的家伙——一脸慵懒好像养不活似的「难民」乃昆。

我不由有些懊恼，他们来的再晚一点就好了，我还没有聊够呢。

「怎么，想清楚了？」李向昂看到我，丝毫不吃惊。他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，把阿果搂了过去，轻轻捏着她的脸蛋。这举动没来由的让我心里一酸。

我抬头看了看站在那里，一脸无聊外加困倦的乃昆，他也在看着我，眼神里都是倦意。我咽了一下口水，说：「想清楚了。我做你的拳手，听你的。」

其实在我跟阿果聊天的时候，还没有拿定主意，甚至觉得自己随时可以拔腿就走。但就在看到乃昆的一刹那，我左右徘徊的决心立刻尘埃落定。那个时候，我不是为了钱而答应的李向昂。

我不想让自己感到自卑的活着，我不想有人在我面前终生横亘。那时，我还是一个少年，虽然没有鲜衣怒马，却依旧是血气方刚。

「呵呵，我早知道你会回来找我，我的判断没有错。」李向昂一边笑着说话，一边调戏着怀里的阿果，这实在让我浑身难受。

「我有一个问题。」我说。

「哦？」李向昂好奇的转头看着我，说：「什么问题？」

「为什么会挑我？」我看了一眼乃昆，停顿了一下，「我的功夫.....很不咋地。」

「李爷我挑人，最看重的不是本事，是脾气。男人嘛，总得有点脾气，没有脾气，再有本事也是扯淡。」李向昂一在志得意满的时候就带出一口浓浓的天津卫口音，跟说相声似的，指着我的道：「你小子的脾气就挺对我胃口，我喜欢。」

擦.....我心道，我要是真有脾气还能在这坐着？

「乃昆，你带他先回基地，给他安排一下住宿。等晚上我再过去看看。」李向昂的手在阿果身上胡乱摸了一把，接着掏出车钥匙扔给了乃昆。

基地？这名字听起来挺酷的。我站起身来，即将走出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，阿果正在李向昂的怀里左右迎合，丝毫没有注意到我的离去。

草！我在心中对着李向昂竖起了一个大大的中指。

乃昆开着车，载着我朝城外驶去，一路无话。

我想，阿果是南方人，这乃昆的口音比阿果还不地道，肯定是更南无疑。为了打破沉默的尴尬，我问了一句：「你是南方人吧。」

乃昆扭头看了我一眼：「我泰国人。」

汽车行驶了半个多小时，周围逐渐荒凉起来，跟贫民窟差不多，居民房全部连成一片，破破烂烂的，野狗到处乱窜。外面的两棵死树上挂根尼龙绳，衣服就晾在外面，迎风飘荡，有袜子胸罩内裤等各式贴身物件。我看着这幅情景，不觉感慨，原来大城市里也有阳光照不见的角落，真是众生皆苦啊，生在直辖市又如何。我的目光掠过脏兮兮的垃圾堆和飞舞的塑料袋，心里面充满了悲悯的同情。

事实证明，我绝对是一个欠抽型选手。没几年拆迁大潮席卷而来，这些坐地户全部摇身一变，墨镜西服。腰缠十万贯，骑鹤下扬州。哪个伟人说过来着，要成功，先要耐得住寂寞。

车子在一处很偏僻的地方停下了，连个电线杆子都难找到。乃昆熄了火，我有点忐忑地问：「这是哪个区？」

「郊区。」他回答的干脆利索。

在我面前有一座很大的房子，其貌不扬，土不拉几的。周围没有可以与其匹敌的建筑，看上去有些突兀。只有在不远处有一个小卖铺，比厕所大不了多少。一个老头眯着眼睛躺在椅子上，享受着暖洋洋的夕晒。入了十月，天气是有些冷了。

「这就是基地？」我问道。其实心里想的是怎么跟仓库似的。

乃昆点了点头，推开了门。我跟在后面，迈步进去，立刻闻到了一股混合着汗水味道的压迫感。

我观察了一下，里面很大，应该是一个小型的废弃工厂改的，标高非常理想，下面铺着专业的搏击垫子，踩上去脚感不错。从三米多高的房顶上垂下来几条铁链，分散的挂着几个硕大的沙袋，虽然都被打的很旧了，但都没有走形，一看就知道是顶好的体育用品。在另一个角落里，堆放着一堆脚靶、拳套、护具之类的东西。最夸张的是在正对着门口的地方还挂着一条横幅，上面写着：流血流汗不流泪，掉皮掉肉不掉队。

看到那标语，我愣了。这哪里是黑拳，这是典型的专业队作风啊！

说实话，一进到里面，我就感觉浑身的血液燥热起来。这样的地方，才是练武的地方，才是打拳的地方，才是能让人充分投入身心快速提高实力的地方。虽然一个人都没有，但那残留的汗水味道，护具和拳套发出的微微的酸臭味道，还有那莫名奇妙无法形容的压迫感，都让我血脉贲张。

久违了的感觉。

乃昆转头看了我一眼，我知道，他体会到了我的情绪。

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」我环视四周。

「今天星期几？」乃昆问我。

「星期天啊。」我想了一下，确信自己没有记错。因为刚过完十一长假，学校就把课程调到了周日，惟恐让我们轻松一点。公共课不胜其烦，上完一门跟一门，犹如苛捐杂税。大学头两年，学美术的不画画，练田径的不跑步，把时间都耗在了英语和政治上——这应试教育的毒瘤。

「周日嘛，今天是休息日，不训练，这群家伙肯定跑市里喝酒去了。」乃昆说。

刹那间，我差点热泪盈眶！这哪里是什么黑拳，这比大学还要仁慈啊！

乃昆领着我进了后面的房间，那里是宿舍，被隔成了两个套间，摆着几张上下床。他指着一个收拾的干干净净的上铺说：「这是你的床。」

「这宿舍挺干净。」我环视了一下四周，一切都整整齐齐，毫不染尘，不由得把动作收敛了几分。

「没关系，东西可以随便乱扔，每天上午都有阿姨过来打扫。」乃昆看出了我的拘谨。

还给配清洁工？我勒个擦……我又忍不住跟大学对比了一下。又问道：「吃饭怎么解决？」

「一日三餐，都有人送，这个不用担心。你只管好好训练就行了。」

我一时激动的无以复加。谁说这是黑拳，这简直是为人民服务。看来我的选择太对了。我正心潮澎湃呢，乃昆淡淡地说：「这里没什么规矩，教练让你做什么，你照做就行了。但有两条，必须遵守。」

「第一，不能吸烟。」

听到这句，我点了点头。吸烟的话会影响肺活量，这个是常识，大家都知道。

「第二，在没有教练允许的情况下，拳手之间不得私自斗殴。否则的话，不管是谁，都会被赶出基地。」

我又点点头，表示明白：「我也不是喜欢打架斗殴的主，从小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。不过在这里，打架总会免不了吧.....」

「绝对禁止！」乃昆的语气忽然加重，生硬的普通话如同钢铁坠地，「来到这里，你就要明白，你的命不是自己的，而是属于基地的财产！」

我一愣，被乃昆陡然锐利起来的目光激的心神一荡。

3

外面响起了汽车熄火的声音，接着杂乱的脚步声传了过来。乃昆的脸上恢复了平时的那种慵懒，淡淡地说：「这帮家伙回来了。」

我有些激动，就好像刚开学的时候要见新同学一样。

八九个人「呼啦」一下从门口涌了进来，他们看到我，表情俱是一愣。乃昆看了一眼手表说：「回来晚了，比规定时间超了五分钟。」

一个高个子家伙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，又瓮声瓮气地说：「教练，这是谁啊？」

教练？我顿时一惊！

「这是新来的，以后跟着你们一块训练。」乃昆指着这几个人给我介绍了一下，「这是大虎，这是拐子，这是小妖……」

他挨个给我介绍了一遍，可当时我一个名字都没有记住，一是因为这些人的名字实在是太奇怪了，不是虎就是妖的，跟西游记似的。另外就是我被彻底的震到了，难道说，乃昆就是他们的教练，同样也是……我的教练？

我把自己的教练，定位成了要超越，要打倒的目标？！

「行了，我给你介绍完了。认不全不要紧，以后慢慢相处就熟悉了。」乃昆拍了拍有点发愣的我，说道：「你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。」

「呃，大家好，我叫欧阳乾。」话一出口，我就觉得自己很傻帽。

不出我的所料，大家听了我的名字都有点发呆。乃昆又拍了拍我，低声道：「这里没人习惯喊全名，用绰号就行了。」

「……」我沉吟了一下，说道：「大家叫我『西毒』吧。」

「西毒，凶器是队长。以后我不在的时候，由他带着训练。认识一下。」乃昆说完，一个个头比我稍高点，理着毛寸的精神小伙站了出来，跟我握了一下手：「西毒，欢迎你。」

我无语的点了点头……这种感觉是怎么回事？这里真的是黑拳基地吗？我怎么感觉自己在加入某个学派？

以后时间长了，我也明白了，其实打黑拳的并非都是大家想象中的残暴嗜血之人，只是有一小撮那样的人而已，为了嗜血，为了发泄，为了寻求摧毁对手的快感而活跃在黑拳的世界里。大部分的人，还是像社会上的正常人一样，有血有肉，有情有爱，只是职业不同。别人依靠上班来吃饭，他们依靠打拳来谋生。

外面又停了一辆汽车，凶器笑道：「这个点，肯定是李哥来了。」

果然是李向昂走了进来，还挎着一脸强颜欢笑的阿果——起码我看着是。大家恭敬地问候道：「李哥，果姐。」

「李老板……」我看到李向昂径直朝我走了过来，很不自然的打了个招呼。有些慌乱的目光从阿果的脸上掠过，我不知道是該看她，还是不看她。

「叫什么李老板，太客气了。你以后就是基地的人，也就是我的人，叫我李哥就行了！」李向昂跟哥们似的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当着那么多人，确实让我有点受宠若惊。他接着又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东西给我，说道：「这没有电话，以后就用这个跟外边联系，我也方便找你。」

我接过一看，差点当场昏厥过去。

一款手机！他塞到我手里的，竟然是一款崭新的爱立信翻盖手机！同志们，那可是 2001 年，一部手机的意义不亚于现在的一辆奔驰轿车。我颤抖着双手翻开屏幕，看到那传说中的彩屏，都快要窒息了。

「怎么样，在这里还感到适应吧？」李哥继续拍着我的肩膀，好像下乡视察工作的领导一般握着老乡的手亲切问道。

「适应，适应，太适应了。」我也进入了角色，激动的差点咬到自己的舌头，好像面对镜头的农村老大爷一般无法彻底的表达自己的激动情绪。可惜身边没有记者把这一切都拍下来，白白浪费了一组黑社会老大和小弟共度周末的好题材。

「晚饭都还没吃吧？凶器，给送饭的师傅打个电话，让他今晚不要过来了。今天晚上我请客，去吃大餐。」李哥话音刚落，大家就欢呼起来。往外走的时候，有一个人的特别吸引了我的注意，乃昆刚才介绍的时候好像叫他拐子。

这名字起的太贴切了——他走起路来不太正常，左腿一歪一歪的，有点瘸似的。我心想，就这样的也能打拳？太扯了吧。

在车上，我掏出手机往宿舍打了个电话，告诉班长小齐，让他替我给辅导员请个长假，就说我病了。小齐很负责的问我在哪里，我说在一个远房亲戚家里住着，阑尾炎开刀了，得住上半个月。小齐沉默了一会儿，说欧阳啊，这得需要医院的病假条。我愣了一下，离我最近的凶器小声说道：「没关系，到时候李哥帮你搞定。」

我立刻放下心来，让小齐先帮我请假，我回头就把病假条给他。小齐仿佛猜到了什么似的，挂电话的时候说了一句「保重」，我没说话，心里却已经暖的发烫。

然后，我又给王辉打了一个电话，让他记下我的号码，如果有事，就给我打电话。

晚上的饭吃的极其不顺利，虽然菜很丰盛，气氛也很和谐，大家的情绪高亢之中基本上稳定，但我却被阿果的一颦一笑弄的六神无主，都不知道往嘴里塞的是什么东西。每当看到她在李向昂身边发嗲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喝到嘴里的啤酒好像马尿一样。在包厢里，只有这一对男女在不停的喷云吐雾，其他没有一个抽烟的。

4

一夜无话，满脑子都是阿果在晃来晃去。睡到后半夜不得已搬出杨蒙来冲淡一下，很快堕入了梦乡。

「叮铃铃……」忽然一阵刺耳的声音响起，正在睡梦中的我被惊的在被窝里猛的一抽。凶器从床上爬了起来，大喊一声：「起床跑步！」

我还迷糊着，以为是在学校的宿舍里，迷瞪了半天才回过神来。

早上六点，所有人准时被闹铃叫醒。穿好衣服简单的上个厕所，就被拉到外面晨跑。我呼吸着蒙蒙亮天空里清冽的空气，

心想，我都多长时间没有这么早起过了？大学两个月的堕落生活，几乎是我十八年里所有糜烂的总和。

乃昆领着队伍，绕着人迹罕至的郊区跑了起来，一直从凌晨跑到天光大亮。十公里左右的样子，我几乎喘成了狗。我愕然的发现，在班里是运动健将的我，在这里却是耐力最差的一个。跑到最后收尾的时候，连拐子都冲到了我的前面。

回去后洗漱完毕，吃了个早饭，又休息了半个小时，上午的训练就开始了。

「教练——」对着乃昆这样称呼，我有点不太适应。我换上短裤，问道：「你不是一直跟着李哥的吗，怎么现在有时间带训练了？」

「你以为我是李哥的保镖？」乃昆也换上了短裤，露出了虽然不粗，但绝对结实的小腿。我看到他那黑黝黝的腿，肋骨间没来由的一疼。

「难道你不是李哥的保镖？」我反问道。

「当然不是。那几天有仇家要找他麻烦，我才跟了他几天，现在没事了。我主要还是负责在基地带训练。李哥平时不用保镖，他也有两下子，原来柔道专业队退下来的。」

我点了点头，怪不得李向昂那厮长的体格魁梧，自然而然带着一股强者风范呢。看来伟人说的没错，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啊。

松了松筋，活动一下关节，我没有跟他们一起训练，而是被乃昆单独叫过去，开了个小灶。

「西毒，我跟你打过，你的散打技术掌握的不错，看起来也是训练过很长时间。但你要明白，在站立格斗的擂台上，几乎是泰拳的天下。散打这种技术打专业性的比赛还可以，但放在自由搏击的擂台上就没有什么优势了，所以你现在要转一下型……」我听得出来，乃昆的语气尽量保持得很委婉。

这要放在平时，我早就蹦高骂起来了，什么，竟然说这样的话！难道你不知道我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，源远流长光辉灿烂能刺瞎你的钛合金狗眼吗？难道你不知道天下武功出中国，中国武功出少林，少林武功出……哦，不对，少林武功是达摩传过来的，这一杆子又撑到印度去了。反正不管那么多，只要是外国人说我不好，我肯定要大吼一句放屁，你看清楚我们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！要是中国人说我不好，我更加理直气壮了，大吼一句「原来你是汉奸！」绝对能把他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可是这次，我却静静的站着没有说话。

因为我跟他交过手，完败。我愤青不起来。

从实战姿势开始改变。其实跟散打的格斗势比起来，并没有太大变化——双拳架的更高一些，加强对于头部的防护。重心微微移于后脚，前脚掌正对前方九十度，以便可以最快的速度出前腿刺蹬。这样整个身体就不是完全侧面对敌了，而是有了些正身位的感觉。

散打的格斗势是前脚略微往里扣的，并不是正冲前方，因为那样整个身体比较侧向，容易起前腿侧踹，这是散打的一个关键

技术。现在的散打动作都已经自由搏击化了，但在当时并非如此。我不禁问道：「这个姿势，不好起前腿侧踹啊。」

乃昆看都没看我一眼：「你要侧踹还是要命？」

练习完站架之后，开始学习泰式扫腿。

说是扫腿，其实这是中国人自己给起的名字。不过这名字叫的很贴切，因为这腿法好像是一根棍子一样扫过来的，起劲十足，势大力沉，并不是像鞭腿一样用脚面进行踢击，而是用小腿的整条胫骨狠狠的「砍」进去，穿透力极为狠辣。在练习空击的时候，绝不强调收腿，而是要求整条腿完全的抡过去，力求一击必杀。

最有颠覆性的改革就是前腿的使用了。散打技术里，起前腿的时候都是后脚一个垫步，或是一个上步，然后前腿顺势出击。而在泰拳里，却是做一个交叉步，把前脚换到后面，接着再狠狠的扫出去。把前脚瞬间换做后脚再踢出的这种扫腿，可以说是拿速度换力量。

在这里，我要严重的承认一下，我果然是一个格斗天才，这些动作我心领神会，练上几遍随即得心应手，看来这要感谢我这么多年来没有间断过的半专业性训练。乃昆看我接受的快，也不含糊，把什么前腿刺蹬，后腿踏面，内围中的缠抱，膝法，肘法等等一股脑的全部教给了我。我像是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，含着搏击的乳头拼命吮吸，把里面所有的精华都吸取出来，让它游离于母体之外，进而渗入我的血液和骨髓之中。

其实我好几次都想对乃昆这样说：「你教了我，现在是我的教练，可你是我要超越的目标。我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打倒你，才来到这里的。总有一天，我会打败你。」但这番话在心里憋了好久，还是被我咽下去了。我不是害怕说出来他会对我产生敌视情绪，而是害怕说出来之后他根本不鸟我，让我再徒劳的自卑一次。